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三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錄監生臣潘　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三

宋 朱鑑 撰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文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曰若乾坤則猶

可言也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説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陽道夫錄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性情是天愛恁地健地愛恁地順

問天專言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説道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説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説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説形體 林夔孫錄

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乾

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

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維綱是一段而曰它也見得這道理沈僩錄

黄䕫問程傳乾者天之性情先生云乾健也健體為性

健之用是情

人傑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猶情性是說本體萬人傑錄

問黄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黄僩錄

蔣㰐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 龔蓋卿錄

刪遺書之未精撰易傳之未至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邪只如所示屯卦之說

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湊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葢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巳意横作主張答趙彥肅

乾元亨利貞與屯等他卦元亨利貞本一般元亨是大

亨利貞言利於貞耳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 吳必大錄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言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 同上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

坤卦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楊道夫録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或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

爲正而固守之 并同上

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文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着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文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

曰公曾看靈棊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邪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蓉林學案

問伊川易傳如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故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爲然據某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是潔靜精微他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

手而今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那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九二爲舜佃漁時九三爲玄德升聞時九四爲歷試時何以見得如此先生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

而勿用可也它皆放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爲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説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説不妨若便以所推説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蕭録

乾固是健然硬要它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强得 㬊淵録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先生云

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却說學者進德修業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也曰㬉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㬉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 淳賀孫錄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僩錄

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箇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自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它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是

不惹着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無所不包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已身上取底自已當不得這卦象

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

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

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是淵録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

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

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

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它解却恁地說同上

其它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它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同上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

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所利見之大人同上

九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同上

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大德之君矣又云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先生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

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於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

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先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籍實待虛存體應用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董銖錄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

嘗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廖德明錄

祖道因論易傳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得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

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𦬊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着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曾祖

道錄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别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云云説得極好及到遂卦觧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又有分甚守令之卦者且古時何嘗有守令皆不可曉以㬋觀之無

問聖人與凡庶但當着此爻便用兢兢惕惕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爲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萬人傑錄

問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爲戒謹恐

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比而同之則少差矣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荅云侯氏說固多疎闊然以乾乾夕惕為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為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所至自不同耳　荅游人傑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甘節錄

先生曰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董銖錄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

先生說易吉无咎云吉是遂其意无咎是上不至於吉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了又合道理處 呂煇錄

厲多是這陽爻說 嚴淵錄

或曰胡安定將乾九四爲儲君不知可以如此說否先生曰人之看易不可恁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說則古人之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之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邪金去偽錄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

通上下一躍即飛上天吳必大錄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㬇淵錄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令人却别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楊道夫錄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爲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㬊淵錄

問龜山說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爲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廖德明錄

先生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占得飛龍卦便利見大

德之人呂燁録

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没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别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吳必大録

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觧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用六之説㬊淵録

羣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 同上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了末後闌珊底貞是頭邊 同上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用九蓋是說變 同上

問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荅云如是見得天之健處

荅鄭綱問近思錄

乾之為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可以進吾德修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居深山之中及其為天子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深得其象舜亦知非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熟讀

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為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答許升

䷁ 坤下坤上 坤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答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一線遏因而復發耳 佘大雅錄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

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姤至坤亦然曰然則陽晁竟有盡時矣曰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息也 蛹廣錄

問剝變為坤坤純陰也復未生而謂之陽無可盡之理何邪曰方剝變坤之時乃立冬交小雪雖是純陰然陽已微芒生於下矣自此生長積一月之日滿三十分遂成一畫是為復此至日也陰亦然此陰陽之所為無間斷也 劉砥錄

坤只說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速致知持守都統了坤從首至尾皆去了一箇頭如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皆是無頭或問曰此是聖賢之分不同處否曰是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如何程子云陽未嘗盡也先生云剝之一陽未盡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 賀有開錄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

生但微而未成體是十一月陽之體方眞否先生曰然又云凡物變有漸不惟月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一卦六晝一晝分作三十分九月已剥了從十月初一便從下晝生起一日生一分三十日遂成一晝

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絶句吳必大錄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

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它趂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概是陰爲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它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否此是用王輔嗣說曼淵錄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先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又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先生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如乾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皆是○董銖

錄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荅云占得坤卦則從西南方則得其朋從東北方則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卦比乾卦減半　呂燁錄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

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楚淵錄）

問履霜堅冰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董銖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辨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它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劃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曼淵錄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

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横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楊道夫錄

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它說去如某之說爻無許多勞攘　叟淵錄

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安

得由直方而後大邪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邪 潘時舉錄

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 呂燁錄

蔓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出六爻如此只是為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合此卦 龔蓋卿錄

看書不可將自已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已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觧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甘節錄

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小分曉方始

橫三竪四說得令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竪四說都無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便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

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他亦自看得好陳文蔚錄

㬊淵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是恁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恁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无不利是就來占底人身上說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爲德否先生云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爲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劉礪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

主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文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荅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

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荅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説或三或五豈有定例　余大雅録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説資禀好可欲是别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説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

習无不利李閎祖錄

伊川説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静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僩錄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必大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别是一義雖凶无咎吳必大錄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楊道夫錄

問坤二五皆中文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先生云不可說盡地道地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地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問坤六五黄裳元吉伊川觧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氏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先生云不曉這意看來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向别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文義特有為他發後生也是因此遂妄測度前輩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別無不吉 僴錄

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 同上

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文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邪曰戰而至於俱傷

其血玄黄不言而凶可知矣 潘時舉錄

黄嶠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隂則有對待大抵隂常虧於陽 萬人傑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隂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隂陽而言坤六爻皆隂其始本小到此隂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 震下坎上 屯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

爻相爲賓主也曰然但此亦大概如此到得占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利建侯者乃在已也若是大臣占立君者得之則所謂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爲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楊道夫錄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

不能即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邪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同上

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於寇難則

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别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己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己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隂何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隂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

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郝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董休餘

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

據何書先生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
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
說 同上
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
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
不要做與小黄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
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内不知如何
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

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葉賀孫録

問屯需二卦皆隂陽未和洽成雨之象而大象不同何也先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用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初出地之狀其初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屯是隂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至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葉賀孫録

☵☶ 坎下艮上 蒙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又問無友不如己者先生云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潘時舉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

蓋法當如此

卦中説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説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

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

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問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

下面是伊川觧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觧此意在乎

以立已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

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

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

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　葉賀孫錄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先生云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之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别事用不得○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它故戒之如此

䷄ 乾下坎上 需

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㬊識

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荅西不可曉劉說極

子細有來歷可聽㬊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

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卦皆坎能通其

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

者多引之沈僩錄

又曰這道理無他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便去

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説需者事之下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事去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説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説作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做 同上

斷而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李方子録

福州韓 闕 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説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 吳淵録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同上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 同上

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天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同上

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乾下坎上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先生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即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安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

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先生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董銖錄）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記云以乾去涉大川○呂燁錄）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陰陽陷之所二說不同某竊以為謂之為陰陽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先生曰穴

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羕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下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淵錄

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别無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又須是正方吉

☰☵ 坎下乾上 訟

銖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 中實為有孚坎陷為窒坎

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二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先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

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先生曰熹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

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
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
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
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
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先生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
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
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先生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
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

安者爲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董銖錄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若此沈僩錄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三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般重晏淵錄

問訟卦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云云先生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

也呂燁錄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晁淵錄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它方得見說已做了例又却不曾得見同上

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无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荅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同上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同上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文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同上

☵下 坎
☷上 坤 師

問麻衣易是僞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余大雅録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

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何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燾淵録）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同上）

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

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

同曰然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文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蓍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輿

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說熹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尸而歸之義劉砥錄

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令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

之謀議計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只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先生云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别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則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遲淵錄

☷☵ 坤下坎上 比

李兄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先生云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為之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林學蒙錄

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先生曰忠信為周只緣左

傳說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須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只是公私 徐寓錄

又云周比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 黄有開記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矣有喚作夫婦之夫底僩錄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強要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吳必大錄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僩錄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問比之匪人先生應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九三應上上爲比之无首爲比之匪人也 潘時舉錄

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意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 葉賀孫錄

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

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先生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

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 張洽錄

邑人不誡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夔淵錄

䷈ 乾下巽上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横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它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 淵録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又問云嘗聞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係其畜止人

術甚小而無大謀大作故曰小畜不知如何先生云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

問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先生曰易有亦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

便凶自無可疑者矣又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為大畜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 潘時舉錄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它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暹淵錄

先生說輿說輻夫妻反目因云被它畜止不得進必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室時方得 呂燋錄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夒淵錄

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並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而得是爻則不

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輹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董銖錄

問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蓋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卻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那上下底攣如如手把攣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僴錄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静而

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只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着楊道夫錄

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云雖正亦厲 劉砥錄

☱☰ 兌下乾上 履

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

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道錄

履卦上乾下兊以陰躡陽是隨後躡它如踏它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它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隂去躡它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劉砥錄

履三四爻正是躡它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 同上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

他後去 僩淵錄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如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道道卽路也 同上

武人爲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僩淵錄

夬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

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晏淵錄

䷊乾下坤上　泰

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耶如此之類須要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它透

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

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頷之

淵時舉録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彚亦占辭曰以其彚屬上文甞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彚者人也

楊道夫録

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

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 蔡念成集錄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即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曰固是生於

人心然後其逆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董銖錄

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

信與不信 黄義剛録

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 劉砥録

帝乙歸妹令人只做道理譬諭推説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 晷淵録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始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同上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

邑皆土地在坤文中自有此象同上

方泰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吝然此時只得如此却未至於凶劉砥錄

☷☰ 坤下乾上 否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

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强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葢三隂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熹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隂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

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先生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僴錄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淵錄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

人便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同上

又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

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内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説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説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同上

問横渠先生説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

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輔廣錄

又曰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僩淵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

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熹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

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陳文蔚錄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它陽不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有箇築着恰好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劉砥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又曰否

本是陰長之卦如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陽自是不可相無今以四時而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蓋亦抑陰助陽之意某於坤略發此義矣

先生曰否之九五若無那大人也休休那否不得大率自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　呂燁錄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危亡

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令曉它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觧了便是无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葢當時都識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

說出來今只是曉它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它无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觶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實是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劉砥錄

䷌ 離下乾上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　是淵錄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

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同上

二五本相同却為三四隔了它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同上

問同人卦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覷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

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髙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于髙陵之草莽中三歳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髙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髙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歳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也程傳謂升髙陵有升髙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

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先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强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調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

人于郊先生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葢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 董銖錄

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吳必大錄

問同人于郊先生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

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潘時舉錄

文公易說卷三